

乌克兰的战斗

——政权与国家的对决

[乌克兰] 穆哈伊洛·米纳克夫 杨东辉 译

穆哈伊洛·米纳克夫为乌克兰国立基辅—莫胡拉大学哲学与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本文为作者于2009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的演讲。文章认为，乌克兰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存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建设性竞争，而是被基于怨恨和悲情的东部苏联工业化保守主义和西部民族农业保守主义所交替垄断。其结果是实际的经济社会问题被忽略，文化和历史多样性被戕害，公民个人的权利被抑制，以及国家权力过度集中。

今日的乌克兰已经变成政权和国家长期对峙的一个战场，而且，大多数乌克兰人认为它绝非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双方较量的一个战场。

国家有其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而政权机构却想要完全掌控领土和人民意识。对峙中的双方都有各自不同的动机。国家希望继续存在，以实现自我拯救以及挽救它的传统根基。而政权则千方百计地使其利益最终合法化。况且，政权利益得到公民语言的支持。无论是俄语，还是乌克兰语，其语言都是通过二元对立来反映社会现实，即，好像我们的公共生活被乌克兰东西两方的对峙所支配，文化生活局限于两个语言群体关系的活动之中，而且，只能在加入欧盟或者从俄罗斯独立这两个选项中作出抉择。二元对立犹如幽灵般一直萦绕在乌克兰

人的脑海中，令他们看不清多样化的现实。

当代公众舆论掩饰了这场政权和国家之间的斗争。在乌克兰，意识形态领域走向两极分化，即，心存怨恨的两个保守主义。

怨恨这个词用来描述一个社会过程，它始于共同的创伤经历，然后采取半公开的报复行动。这种创伤经历要被积累相当长的时间，获得大量清晰的感情色彩，然后逐渐转化成某种文化强制行为。怨恨就是以此这种方式影响某个群体的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对共同未来的决心。它决定人们如何认识心灵创伤，这种心灵创伤并不能通过行动完全表现出来。因此，它通过反复的再现和加强，变得越来越大。怨恨助长了非理性行为的势头胜过理性行为，这已经导致保守主义在乌克兰政治领域中的彻底统治。

保守主义本身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都是一个必要的元素。保守主义是一种以公民信仰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即要求保护“传统价值”，也就是以宗教、文化和其他形式表现的现有秩序。它表现为保护现有或者过去某种社会、文化、宗教产物的一种需要。

在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相同的政治空间并存的国家里，可持续发展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不同的党派的不同政策保证了这种发展，因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党派，向人民提供了在不

同的局势下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目标和工具的各种选择。而且,凡是存在意识形态竞争的地方,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群体就会获得继续存在的机会。竞争限制了单一意识形态影响公民生活的可能,同时可以促成一种认识,即政权是在治理过程中回应公民需求的一种手段。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决定政权(由官员、机构或国徽和国旗所代表)是否值得尊重。

2004年以后,乌克兰的政治现实急转直下变成“保守主义局势”。所以,有关描述我们时代的词汇以纯粹的保守主义释义为主。我们的发展只会朝着一个意识形态方向,而不是进行以意识形态竞争和政治理性演变为基础的复杂政治交流。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的政治对立不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而是地区之间的对立。

尽管在全国各地保守主义的统治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保守主义源于不同的怨恨。我认为,我国不同地方的怨恨涉及不同的文化经历。但是,他们有两个共同的基本创伤经历,这导致在2004年和2010年的选举中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在西乌克兰地区,农业社会承受着这种创伤,它是由快速实现“苏联现代化”,以及在大屠杀和战后波兰重建后乌克兰社会将会处于“民族孤立”处境这个事实而造成的。在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这种创伤让人联想到这些地方18—19世纪的殖民史、1917年至1922年间的国内战争、集体化运动和大饥荒,以及“伟大的卫国战争”。

在十八年的独立过程中,一种共同“语言”已经在乌克兰各地生根发芽。这种语言虽然满足了政权在乌克兰领土内控制公民的需求,但是却忽略了区域共同体的经历以及它们的区域认同和文化多样性。其词汇既不能满足东部苏联工业化保守主义的需求,也无法满足西部民族农业保守主义的需要。本来使用共同语言是想掩饰怨恨,但是,实际上只是强化了彼此之间的怨恨。

保守主义的冲突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去解

决由怨恨所导致的地区对立,更别提解决乌克兰政权的关键需求。在保守派的逻辑中,排他性战胜包容性。这使得在政治竞争中获得国家共识是不可能的。在乌克兰,只有通过政权和“政权意识形态”才能保证国家共识。这样,政权就变成一个代理人,它对全体人民发号施令,并对人们的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尤先科时代,权力精英竭力要求人民严格根据民族身份和“政权语言”的伦理认同去划分自己,并对他们进行洗脑,令人们笃信乌克兰人为了从其他民族或者政权中独立而进行着永远的战斗。在其后的顿涅茨克的权力精英时代,他们使用新兴宗派身份和苏联记忆以深入每个人的身心。无论是哪一个精英集团执政,他们都尝试采用加强地区怨恨的方式来统一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竞争性的乌克兰保守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不同类型。这种思想的逻辑前提是本质主义法则。在这方面,本质主义要求人们将种族、民族、性别和另一个阶级的社会现象视作各自的固定特征,并将它们诠释为永恒和不可改变的事物。而且,本质主义主张某一个现象的特征是正常,这样其他现象的特征就是异常。这一点经常涉及文化差异。保守主义者热衷于本质主义恰恰是因为本质主义的重点是物质不变。根据这个逻辑,自从基辅三兄弟时代,乌克兰人就已经是乌克兰人了,并没有任何改变。

根据本质主义逻辑,保守主义思维模式引发评价原始的“我们”和“他们”的所有事情。根据这个基本的二元对立,接连不断的评价导致公民采取特殊的政治行动,但是,其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却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关于价值的本体论,保守主义得出的简单结论是,我们不应该为当前的问题承担责任,而是由其他人来承担。其他人的异化是僵化地要求人们归属族群的后果,而族群的特征则构成了个体的必然的本体结构。

如果考虑这样的观点,那么,就会更容易理解目前的局势,我在文章的开头将其描述成一场政权和国家之间的战争。这里的“国家”

是指不同的地理区域和社会共同体，他们的文化认同和集团利益不被政权意识形态所接受，他们构成了整个乌克兰人口。我在这里所使用的“政权”表示公共机构、保守思想的国家政治结构以及两者关系的自我演化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作用是保护保守主义思想开花结果的土壤，从而保全自己。由于政权监控着资源的使用，那些处在其思想和行动之外的人们就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只要这个实体大行其道，那么，公开利用理性就会是一个毁灭性的行为。对公开使用理性的敌视最近已经出现在政党的立法行为和“官方立场”中。这种敌视有很多例子。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质疑大饥荒的官方事实。有关如何评价游击队和乌克兰起义军（UPA）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的争论已经演变成谁应该被视作英雄的问题，而对那些全副武装分子的犯罪行为的责任问题则置之不理。库奇马和尤先科任职期间的例子给出了很多原因来解释为何会对过去几十年的成就给予悲观评价。无论何人正式领导“政权”，他都将坚持政治的推理，在公众舆论中使用官方认可的历史记忆。

在这场政权和国家的斗争中，政权是胜利者，因为它更容易控制在当前政治话语中使用理性争论的能力有限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感情是最容易攻破的软肋，或者利用政治顾问的俚语将它们与某个构思粘连在一起。

最生动逼真的一种方法就是“道德恐慌”，它经常令乌克兰的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和众多的积极分子惊慌失措。社会学家们已经开始高度关注这种现象。这个词是由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创造的，他使用该词表示对某个文化现象、少数派或亚文化的错误认识或者过度渲染而引起的社会反应。一般来讲，对极度危险的一种现象和一个群体所产生的恐慌将会导致公众的抗议活动，他们要求政府降低威胁，并愿意牺牲公民权利以求得保全。

借助暗藏的文化和社会冲突，这些恐慌已经变成政治技师们手中的道具，他们巧妙地利用

用怨恨的力量来加剧冲突，从而实现某些短期的政治目标。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这些恐慌以道德之名将社会力量聚集在正当的愤怒之中而不是恐惧之中。他们更加关心是否立即威胁到了公民的“道德价值观”，而不是他们的生命或者财产。

最近几年这种政治技术在乌克兰已经非常普遍。其中一个制造恐慌的例子发生在2005—2006年的事件中，当时，乌克兰作为一个联邦系统的构想被作为中心政治议题来讨论。以尤先科为总统的政权咒骂联邦制和在公开场合使用该词的人。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党在2007年讨论北约问题时煽动类似的恐慌。在乌克兰曾经发起一些运动反对讲俄语的公民，将他们看作是威胁讲乌语的忠诚公民价值的异类。这种恐慌分散了人们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注意力。这些行为经常是非法的。

通过控制国家，政权和权力精英保护其特权，从而控制公共物品，领导私有化运动以及维持对公民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它使利益至上以及国家安全高于公民自由合理化。

鉴于诉诸两类怨恨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普遍存在，“东西”关系犹如一个复仇的武器。我认为在缺少共同语言和方式来讨论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情况下，虚构的乌克兰东部和西部的社会在政治行动中已经选择了报复性战略。其中的一方站在承诺去报复敌人的政治势力一边，即使敌人就是相邻的同胞。尽管这样的事情未被挑明，但是，“东部人民”为了强调他们对水火不容的“亲西方”政权的蔑视，他们选择了罪犯政客（公开反政权的政治犯）。“西部人民”选择那些承诺将所有反政权分子驱逐出境，让乌克兰最终得以体面生存的政治势力。政权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保持现状，维持基本关系，这种关系使政权对资源的管理不受制约，并造就了乌克兰超级集中的权力。

[杨东辉：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百川）